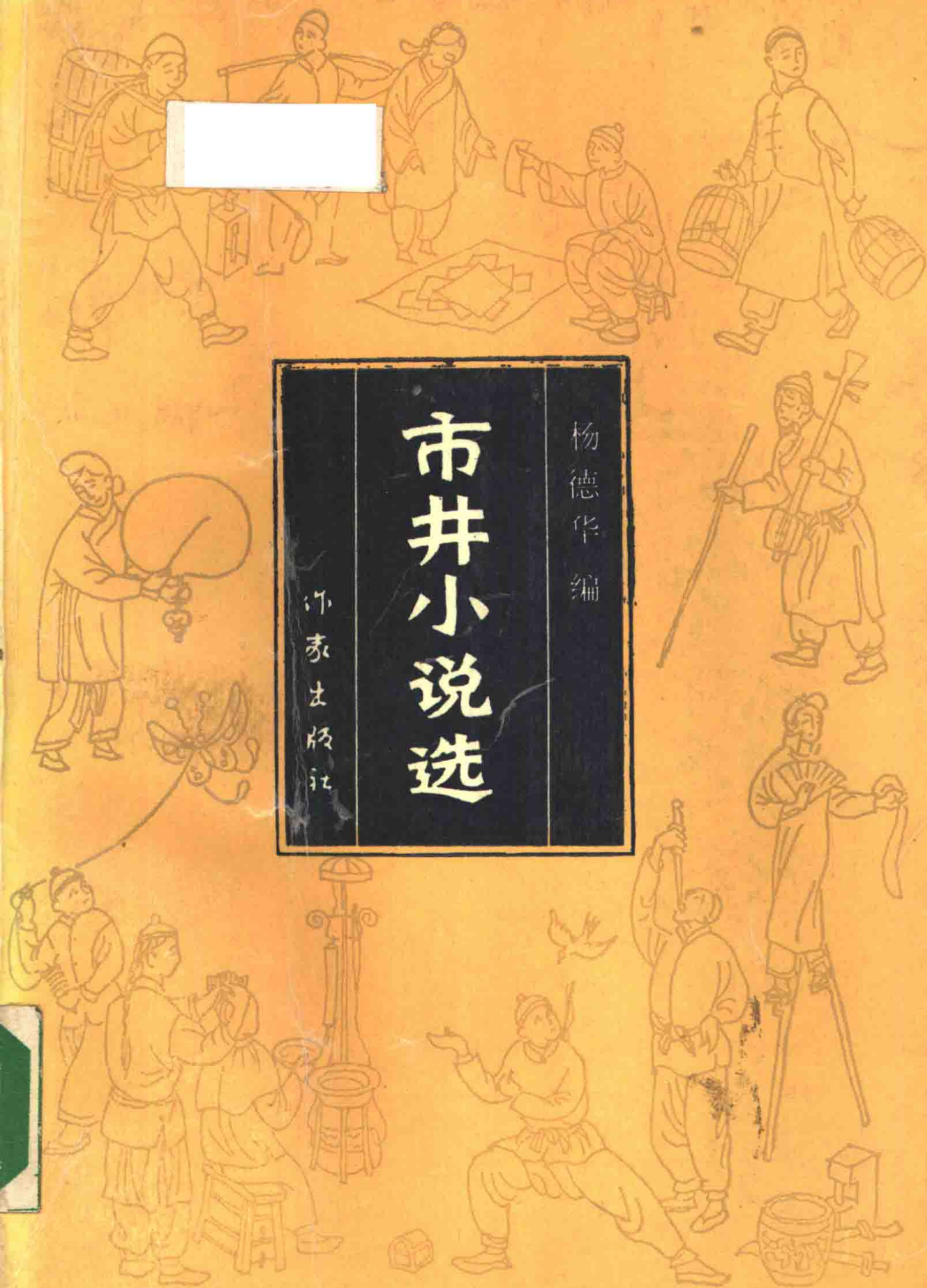


杨德华 编

市井小说选

作家出版社



杨 德 华 编

市井小说选

作家出版社

市井小说选

编者：杨德华

责任编辑：杨德华

责任校对：祁 斌 马云燕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师范大学刷印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423千

印张：17 插页：5

版次：1988年7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110-5 /I·109

定价：4.90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汪 曾 祺

作家出版社要我为《市井小说选》写一篇序。我没有留心过这方面的问题，连“市井小说”这个词儿也是头一回听说，说点什么呢？

“市井小说”写的多半是市民，为什么不就叫“市民小说”？我想大概是要和“市民文学”区别开来。“市民文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这是产生在封建时期，应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要求而兴起的文学，反映他们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悲欢离合。唐人小说开其端，宋人话本达到高潮。“市井小说”和这些不一样。“市井小说”不是《今古奇观》、“三言二拍”，主要的分别在思想。“市民文学”对封建秩序有所抨击，但本身具有很大的封建性。“市井小说”兴起于“五四”以后，“市井小说”的作者有意识或不太意识，是广义的社会主义者。“市井小说”是社会主义文学。“市民文学”的作者的思想和他们所描写的人物是在一个水平上的，作者的思想常常就是人物的思想，即市民思想。“市井小说”作者的思想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对市民生活的观察角度是俯视的，因此能看得更为真切，更为深刻。

“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市井小民”嘛，都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大量存在，中国有多少城市，有多少市民？他们也都是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

现代市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历史上的市民有一定的继承性。他们社会地位不高，财力有限，辛苦劳碌，差堪温饱。他们有一些朴素的道德标准，比如安分、敬老、仗义、爱国。他们有一些人有的时候会表现出难能的高贵品质。但是贤愚不等，流品很杂。正因如此，才有所谓“市井百态”，才值得一看。他们的生活是平淡的，但因时势播迁，他们也会有许多奇奇怪怪、坑坑洼洼的遭遇。“市井小说”作者的笔下，往往对他们寄与同情。但是这些人是属于浅思维型的。他们只能想怎么活着（这对他们是不易的）；而想不到人为什么活着（这对他们来说，太深奥了）。他们的思想上升不到哲学的高度。他们是庸俗的。“市俗”，市和俗总是联在一起的。他们的行事往往是可笑的，因此“市井小说”大都带有喜剧性，有些近于“游戏文章”。有谐谑，但不很尖刻；有嘲讽，但比较温和。市民是一个不活跃的阶层，他们是封闭的，保守的。他们缺乏冒险、探索，特别是缺乏叛逆精神，他们大都是“当了一辈子顺民”。他们既是社会的稳定因素，又是时代的负累。但是这是怎样造成的？有什么办法能使他们改变这种情况？谁也开不出一个药方。因此，“市井小说”在轻松玩世的后面隐伏着悲痛。

“市井小说”是复杂的，我的以上的分析大概没有准确的概括性，姑妄言之而已。

“市井小说”和“市民文学”是有渊源的。两者都爱穿插风物节令的描写，可作民俗学的资料。所不同处是“市民文学”中有大量的色情描写，而“市井小说”似乎没有继承这个传统。“市井小说”的语言一般是朴素、通俗的。多数“市井小说”的语言接近口语，句式和辞汇都与所表现的人物能相协调。在叙述方法上比较注意起承转合，首尾呼应。“时空交错”、“意识流”，很少运用。但是上乘的“市井小说”力避“市民文学”的套子。这些作者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他们在探索一种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但并不陈旧的文

体。

“市井小说”和“军事文学”、“农村文学”……是并行的。如果它们有对立面，那可能是贵族文学或书斋文学，是普鲁士特、亨利·詹姆斯、弗琴妮亚·沃尔芙。“市井文学”的作者不用他们的方法写作，虽然他们并不排斥普鲁士特、詹姆斯、沃尔芙。

从这本选集看，实际可分上下两辑。上辑大都是三十年代以前的，下辑是五十年代后期直至八十年代的，当中缺了一段。为什么会缺了一段？这很值得深思。“市井小说”到了七八十年代又接续上，这说明我们的文学不限于写“工农兵”了。这些小说的出版至少证明我们的写作题材领域拓宽了一步。无论如何，这是好事。

一九八八年一月六日

目 录

序.....	汪曾祺(1)
栗 芋.....	施蛰存(1)
三家水帐.....	张恨水(9)
老字号.....	老 舍(11)
生.....	沈从文(18)
九十九度中.....	林徽因(24)
管台的老乐.....	老 向(43)
印子车的命运.....	萧 乾(55)
出走以后.....	张天翼(63)
我这一辈子.....	老 舍(79)
小巷深处.....	陆 文夫(134)
话说陶然亭.....	邓友梅(149)
我是一个零.....	苏叔阳(161)
那 五.....	邓友梅(170)
红点颊儿.....	韩少华(212)
大门口儿.....	母国政(235)
大 塔.....	刘心武(252)
矮凳桥传奇(两篇).....	林斤澜(263)
神 鞭.....	冯骥才(284)

虬龙爪

——鸟如其主.....冯苓植(362)

讲 用.....汪曾祺(418)

髻 毛

——谈天说地之五.....陈建功(427)

清 高

——《小巷人物志》之二十.....陆文夫(511)

编后记.....(531)

施 蛰 存

原籍浙江杭州，1905年12月1日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成长在松江（今属上海市）。1922年中学毕业后考入之江大学，翌年到上海进上海大学。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读法文。1929年任上海水沫书店编辑。1932年5月在现代书局编辑《现代》月刊。从抗战始，先后在昆明云南大学、厦门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上海沪江大学任副教授、教授。解放后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今改为上海师范大学）。他的创作活动主要在二、三十年代，小说集有《追》、《上元灯》、《将军的头》、《梅雨之夕》、《李师师》等，内容大多描写旧社会里江南小市民的生活。解放后主要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

栗 芋

在我所住着的巷口，恰是两支市河的交会处。三叉的河面上，高高地建筑着两座成为直角的涵洞很为宽大的桥梁。好几年前，当天气晴和的月夜，我常常欢喜去立在任何一顶桥上。在那里，我可以从一排河房的玻璃窗中，如果它门是不曾被遮掩着，透视着每一家人的饭后的灯下生活。在一间一间的屋子里，那朦胧的黄色的灯光里，憧憧然移动着每一个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儿女的影子。他们有着种种不同的身材和态度，在白昼，他们又有着种种不同的职业，但在这个闲逸的时候，他们的平安与温和的情状却至少可以说大都相同的。所有的父亲，或者是在看书看报或者是整理着琐碎的陈设，或者是在把着茶杯与他的家人闲话。母亲们

大多是在做着针黹，看她们右手一拉一拉地缝着，我好象已看出了她们的仁慈与宁静的心。孩子们或是伏在桌上就石板上抄着日间的功课，我仿佛可以听得出滴滴答答的声音，有些是在凝神地坐听他的父母的谈话，从他们仰起着的小小的脸上，我看得出他们的脑海里是在充满了各种新奇的幻象。

每一次看了这些好象忘记了人间世种种悲哀与苦闷的肃穆的家庭生活，我总是感慨地生着一种企慕，虽然我自己的家庭生活也不会比所看到的有所逊色，而我所以为和平的别人的家庭生活里也说不定有着各种苦恼，但我总好象人家的是我所不能够及的。

我所最初企慕着的是靠着我所住的巷口的那个黑漆墙门里的那一家。我立在桥上，他们的那一间作为客堂和起居室的河房是最最使我注意的。家具并不多，但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清洁的中等人家。他们全家好象只有六个人，父亲，母亲，两个孩子，都是男的，一个女仆，还有一个女人，我到后来才知道是乳娘。

当我搬家到这小巷中来，他们是已经住在那里了，所以我先前并没有认识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我只是在注意到了他们的灯下生活之后才好奇地有一种要认识他们的妄想。那个父亲，看来是个温和的好父亲，而那个母亲也象一个可敬的妇人。他们都只有三十岁光景。两个孩子，一个是有六七岁了，一个只不过四岁前后，他们都是很可爱的。在小小的掩着白磁罩的石油灯的周围，在我所看见的每晚，他们总是团团坐着，父亲老是坐在中间，面向着靠河的窗，母亲是坐在上方，小的孩子便在她身旁偎倚着，大的那个孩子和他的父亲对面而坐。父亲母亲常是露着笑容闲谈着。有时那母亲也取出些工作来做，但不久就可以看见她完全停止了，让她的工作摊在桌上。我常常在看着这样情景之际，怀疑着他们何以每晚会有这些说不完的闲话呢？同时，亲昵的夫妇之情，又使我憬然了。小的那个孩子是不绝地伸出小小的手来

东抓西抓，大的那个却总是静静地吃着什么闲食，有时也可以看见他牵了他的弟弟走下椅子来在室中玩弄着。但是，常常又可以看见他们不时地要昂起头来盼望着他们的欢笑着的父母，当这一对夫妇或许谈说着什么使这两个孩子注意的话的时候。女仆不时地进来冲茶，而那个乳娘却默然地坐在那母亲的背后的一个椅子上，要是他们不有时移动着他们的灯火，在桥上偷窥着的我是看不见她的。

这种在灯前茗话着以消化适才所进的晚餐而预备就寝的情景，在他们自己是平常得一些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可异的。然而在我，当一度、二度、三度地注视着了之后，便觉得这些是最最幸福的一家了。我甚至为了这种目击，向人申说着幸福是可以与权势和财富没有关系的，便是依靠一个人的劳力所获得的薪金以生活的家庭里，只要平安，它就存在着了。

以后每次走过这家的门前的时候，我便会想起了这个门里面的幸福的家庭。我渴想着能够有机会容许我闯进去分享一些温和的空气。我有时也看见那母亲，或那乳娘，和那两个大眼睛的可爱的孩子在门口，但他们没有认识我，我对他们每个人看了一眼，就走过了。

某一天，在太阳已经将我的身影很修长地投在街路上的傍晚，我衔着一支和味的雪茄预备到附近的操场上去做一次悠闲的散步。在路旁，我看见了那个大的孩子。他穿着一身齐整的布衣服，手里捧着一个与他的鬃松着短发的头一样大的皮球。

他原先是走在我前面，但虽然我的闲懒的徐步也毕竟追上了他。我开始走在他旁边，和他并行着的时候，他抬起小小的漆黑的眼睛望了我一次。我忽然感觉到这是与我所曾在桥上窥见的，当他听得他的父母讲着什么使他注意的话的时候的他的天真的凝望一样的眼色。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呢，我这样地暗赞着，因之又触念起一个无邪的孩子的容貌、仪态和性格的长成，是真与他的

家庭生活有着可惊的关系的。粗犷的，暴戾的父母，即使他们是能够负担着巨额的教育费，怕也不容易把他们的孩子养育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吧。如是想着，旋即又自己失笑了，难道因此便研究起所谓教育的那种学问来吗？

那个可爱的孩子对我望着第二眼的时候，我就从口中取下了衔着的雪茄，报他以微笑了。

“哪里去？”我问。

他用小小的手指指着那一大片已经望得见的操场。

“一个人吗？不怕吗？”

他默然，好象是怕羞，我想这是因为我已是一个大人的缘故，在我和他之间已有着一种年龄的隔膜。如果我是个幼小的与他相仿的人，他是一定会拣选了我做朋友的。但我还是竭力试着和他接近，我问他种种普通的话，我答应他去到那个大操场上陪伴他拍皮球。不久之后，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我携着他的手。

从他的伶俐的、天真的嘴里，我得知了关于他的家庭的种种。他的父亲是在一个什么厅里供职的。他是在市立第二小学校里读书。他是姓赵，一向所怀疑着的那个妇人是他的弟弟的乳娘，这也是从他告诉了我才知道的。在广漠的夕照中的操场上我和这个可爱的孩子玩弄着皮球，觉得是仿佛接近了一个愉快的天使。

不久，他的弟弟也被那个乳娘牵着手领来了，看见了哥哥在玩着球，那个小小的人儿也划也划地加入了球戏，直到两个值日的兵曹手里拿着喇叭来到操场上吹起催归营的信号来的时候，我们才依旧同行归家。

在归路上，那个乳娘从怀中取出了一把的栗子来，分散给这两个小雏儿，如象母燕哺食给小燕子一样。那个乳娘是很美丽，很仁慈，她这样地带着两个孩子在路上走，人家是可能误会她是母亲的。他们一路剥着栗子吃，一路唱着小学生的歌，亲热又欢喜地走在乳娘前面。我看着这些，觉得这种小栗子也增加了新鲜的

风味了。

我送他们到了门前，这两个孩子对我笑点着头，作为道别，牵着乳娘的手走进去了。我怅然呆立了一会，到街头去买了一包栗子回进了我住着的深巷。

从那一天以后，两兄弟常常到我家里来玩，由他们的乳娘陪着。缸里的金鱼，假山的洞窟，花坛里的花草，兔子，这些都是他们在我家所感到的有趣味的玩具。没事的时候，我常常看着他们玩。我对于这样痴呆地看孩子游戏觉得很有些意思。我喜欢他们，我妻也喜欢他们。

我妻也时常和那个乳娘闲话，她们会得絮絮地讲到大半天，全忘记了孩子们。据我妻的观察对于这样的乳娘，她是完全中意了。她领了孩子们回去之后，妻常常赞叹着：

“又聪明，又和气，又会得管孩子，看上去真不象个乳娘呢。雇着了这样的人，也是孩子们的福气。”

自从我为了生活的缘故，在晚上担任了一个兼职之后，桥上夜望的乐趣是完全被裁割了。日间也比较地忙碌起来。于是，对于我的小朋友便疏淡了。只是在仆妇们口中，不时断片地得到些他们的消息。

有一天，听说他们的母亲病了，而且似乎已到了不治的程度。正在烦乱于自己的衣食的我，当时也只略略地分了一些心去冥想他们的情景。我想，万一这两个孩子的母亲真是病故了，他们的家庭的夜景又将是如何一个样子呢？而这两个幼小者的生活又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呢？虽则曾经这样想起，但对于这种疑问的思索，我并不曾问下去，也并没有自己的解答或推测。

终于在不多几日之后，一个清晨，当我还未起身的时候，仆妇们在院子里传告着那个母亲的凶信了。整个早晨，我们都议论着这事情，大家觉得那个遗弃了两个可爱的孩子的母亲是不会瞒

目的。大家都感觉着悲哀，而这些却全是由对于那两个失恃的孩子的怜悯而来的。

此后，好几次走过那家，总是紧闭着门，好象是不住着人的。孩子是一个也没得看见。门前是冷清清的。看着那钉着丧麻的黑色的墙门，也好象装着悲哀的情绪。邻里之间，对于这扇大门里的人的记忆，因此也逐渐地淡下去了。每当在晚饭后的灯下，我触念起这个情景而对我妻说起的时候，她常常慨然地以为一份人家，即使是很隆盛着的，如果失去了主妇，是会得立刻衰替下去的。

可是，他们却并非就此衰替下去。虽然亡故了主妇，在几个月之后，人家看出他们还是如平常一样地生活着。虽然那位赵先生不免要记念起他的亡妻，而两个孩子要想到母亲，但那个可敬的乳娘却依旧替他们把家事安排得妥帖，而且用着她的好心，哄得两个孩子照常的上学和游戏。走入他们的室内，人家不会相信这是一个亡故了主妇的人家。大门以内，他们还是保持着和平的气象。爱管闲事的仆妇们便又把这种情形告诉了我我和我的妻，我们便都替这两个孩子庆幸着。妻是尤其自傲着她的鉴识人的能力。

于是，冬天到了，严寒的天气把我们逼迫得躲在紧闭着窗户的家里，溜达惯了左邻右舍的仆妇也不再在下午偷空儿出去了。我们对于这姓赵的人家的消息又隔阂了好久。

直到过尽了腊月，在新年里，一日，忽然又从女仆的口中听到了关于这人家的消息。原来这一天赵先生在宴请着几位热识的朋友和亲戚，因为这是那个仁善的乳娘升为他的后妻的吉日。据间接的传言，赵先生是因为孩子虽然断了乳，也得要入管，而一个乳娘和一个亡故了妻子的中年主人住着，也似乎有些不妥，所以，好在那个乳娘的丈夫也已经亡故了，便得了她的同意，将她来续弦了。

这个信息，在我们其实也并不是十分的突兀，也曾经有过一回预测到会得这样的。象这样好性子的妇人，小孩又是她抚育长大的，来做了赵先生的填房妻我们都以为比赵先生另外去娶一个女人来要好得多。这样做了，他虽然终于续娶了新人，但孩子不会受苦，也可以对得起他的前妻了。

而事实却渐渐地证明给我们这些测度是谬误的。从邻里的闲话中，我们知道赵先生的家是一天一天地多事起来，而两个孩子是一天一天地不幸起来。为了如今是一个后母的地位，慈善的乳母也装起了母亲的态度。他是如同普通的后母一样，对于前妻的孩子，如果没有一种严肃的管理，是以为仿佛失了自己的身分似的。对着外人，她常常说从前是用一个雇妇的态度来服侍这两个主妇的孩子的，所以不能怎样的尽着自己的抚育方法来管理，恐怕失了主妇的信任，但现在负着代替前妻的责任了，如果她不把这两个孩子留心地管教成长，人家一定说她对不起前人的。她并且宣说着她怕人家会误解了她。

听了这种话语，又观照着那两个可怜的孩子的逐渐瘦瘠与呆滞的情状，邻里们都摇摇头嗟叹着了。说着赵先生的家庭或那两个孩子，怜悯的眉眼，代替了羡慕与称赞的神色。

时常在街头，我又看见那两个兄弟。他们确是全改变了，衣服好象穿上了七八天没有换，脸色是很萎黄了，眼睛里已失去了从前的活络，兄弟携着手倚在墙上，或坐在门槛上，呆看着别家的孩子游戏。

每次看见了这两兄弟，我心里总起了一种怅惘，而皮肤也会得生一层颤抖。一份人家真是不能差一个人呢，我会得这样想着。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月色大佳，我因为连日又听到许多关于这两个幼小者的悲哀命运的话，就决定出巷去到桥上眺望一会。我所望见的他们的晚间的家庭真是全改换了！在从前每晚都充满了和

平的空气的那一间河房里，我只看见在幽黑的美孚灯光下面的那两个孤寂的小小的黑影。他们是在读书？是伏在桌子上打盹？我全都看不清楚。在左边一室里，雪亮的灯光却在掩蔽着玻璃窗的白幕上映绘了两个走动的人影，我认得出，是那一双新偶。

我悄然呆立在桥头，心中是一片空白。我并没有什么感慨。我以为这所房屋里是已经换住着一份人家了。但从窗里望进去看见走入那间两兄弟在着的屋子里来的女仆，却明明还是从前所认得出的那个。她手里似乎端着一碗什么东西，进来安放在中间的那只桌子上，并且做着手势，象是在对那两个孩子讲话。以后是看见他们怯怯地移动着，伸出了手在碗里取了那一团一团的东西，剥着皮慢慢地吃，终于没有父亲、母亲或乳母来陪伴着。当我离开桥顶的时候，那女仆已经把那碗剩余的食物移在书桌上，三个寂静的灵魂呆坐在桌边，好象要守尽这茫茫的永夜。

次日下午，我在出外想作一个休息日的散步的时候，又在那夹植着柳树的到操场去的路上看见这两个孩子。弟弟的左手里捧着从前我所看见过的那个旧皮球。他们各人手里拿着一枚芋艿咬着，看见了这食物，旋即想起昨夜那个女仆给他们的大约就是这个了。因之又记忆起从前吃栗子的时候，我可不曾料到现在这两个孩子的食物是要那个女仆来分给了。

我不敢招呼这两兄弟，我怕回答之间，竟会使我感着异样的悲哀。我跨着大步走过了。在黄色的斜阳里，我终于仍回头去看了他们一眼。他们是又牵着手蹒跚然在道旁走着，小小的四点眼睛苍茫地望着辽远的落日。

到现在我没有忘了这可悲的情景。但是，除了不敢再注意到他们的事之外，我何曾对于这两个可怜的小人儿有一些帮助！我只是因了这事件而相信着一个人是会得因为地位之不同而完全转移了感情的。但我的妻，她却另有一番感慨，她说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由她自己抚育到成长。

张恨水

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省潜山县黄土岭村，1895年4月24日生于江西省南昌市。十六岁时，父亲病故，由江西迁回祖籍自学，后入苏州孙中山先生主办的蒙藏垦殖专门学校就读。1916年任安徽芜湖《皖江日报》编辑，开始写作生涯。两年后，到北平任《益世报》编辑。1924年改任《世界日报》记者兼编辑，完成第一部长篇言情小说《春明外史》，此后便以主要精力从事小说创作。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共写成一百二十余部长篇小说，分别连载于《世界日报》、《新闻报》、《晨报》、《旅行》杂志、《新民报》、《申报》、《文汇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有八十余部由出版社出版。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啼笑姻缘》、《落霞孤鹜》、《满江红》、《热血之花》、《八十一梦》、《纸醉金迷》、《五子登科》、《魍魉世界》等。解放后主要从事历史故事的改写工作，并为海外报刊撰写小说、杂文、游记等。1967年逝世。

三家水帐

冯有才是古城自来水公司一个收帐先生，所以他也穿了一件夏布长衫，戴上一顶山东草帽，肋下夹了一个大皮包，皮包涨到象水牛肚一般，可想这里面不少的钱。

到了一家小饭馆门口，冯有才走进去，将皮包向柜上一放，打开来，抽了一张收条出来，就交给柜里掌柜的，便自行在一边坐下。掌柜的说：噢！这月怎样有八块钱？冯有才睁着眼睛说：难道公司里还开你们的谎帐吗？掌柜的也不多辨，如数给了钱。

过去几家，是位久闲无事的灾官家里。冯有才在门口就嚷着说：收帐来了。出来一个老太太说：劳驾，请你过几天来吧。冯